

从 2013 年初对汕头宗教格局的调研 看民间宗教与基督教的异同

段 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00732 北京,中国)

提要:2013 年初笔者对汕头的宗教格局进行了为时 16 天的调研,从中对当地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和基督教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本文将对汕头的这两类宗教当前的概况,各自的特点,两者对潮汕社会和百姓生活的影响,两类宗教互动关系等方面比较其异同之点。结论是尽管它们信仰对象和信仰形式有诸多不同,但都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信徒对信仰都十分虔诚,对其它宗教有较多的宽容性,潮汕的各宗教信仰徒都和睦相处。

关键词:汕头;宗教格局;民间宗教;基督教

作者:段琦:1944 年生,上海人,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研究员(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美国宗教嬗变论——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宗教》、《西方社会与教会》、《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45)》、《基督教学》(主要作者)、《圣经知识宝典》等等,另有几十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100732。电子邮件:duanqi1944@163.com

一、汕头宗教调研概述

应汕头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的邀请,笔者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 月 11 日期间在汕头地区进行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宗教格局调研。这次调研我们走访的有:汕头市区的基督教两会、恩典堂、市西堂、喜乐堂、市东堂等等多个基督教堂和一些家庭教会以及市区的天主堂、佛教协会、存心善堂、延寿善堂;潮南古溪村的基督教古溪堂、古溪天主教圣母堂和民间宗教真君庙和佛教灵显寺、和平的报德堂等;澄海的盐灶基督教堂、盐灶天主堂,民间宗教的泰平庙、天后宫等;樟林的基督教堂和几个民间宗教活动场所,其中最大的是古港新围天后宫;南澳的基督教隆澳堂、南澳天主教堂及一些天后宫、佛寺等;鮀铺的三个基督教堂:鮀铺堂、蓬洲荣耀堂、溪东堂;鮀东的佛寺以及民间信仰的各类小庙和祠堂,如长石佛寺、伯公庙、庄氏祠堂,另有路边的三山国王庙、龙头庙、龙尾庙等等。上述这些宗教活动场所,除了有些乡间路边的小的民间信仰的小寺小庙找不到人可访谈外,绝大部分都与他们的负责人或信徒进行了访谈,得到了很多十分有用的信息。

根据我们调研的结果,汕头各大宗教中,信众最多的是民间宗教。法定的五大宗教影响力不及它。从官方了解到,五大宗教中信众最多的是佛教,基督教第二位,天主教是第三位,道教第四位,伊斯兰教第五位。有关人员认为,汕头道教在解放后之所以衰落,主要是由于解放初期对一贯道(老母会)等所谓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和取缔。当时过左的政策导致道教元气大伤,至今都无法恢复。不过由于民间宗教有许多与道教难以区分,有些研究民间宗教和道教的学者认为,道教如今在潮汕地区非常活跃,其复兴的程度不亚于佛教,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佛教。

根据 2012 年汕头地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表,全汕头地区共有 454 处,其中基督教教堂 66 座,固定

活动场所 11 所,共计 77 处;天主教教堂 43 座,固定活动场所 5 处,共计 48 处;佛教寺庙 197 个,固守活动场所 127 处,共有 334 处。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固定活动场所有许多与正式的教堂寺庙相比只是在规模上略小点而已,并无本质差别。我们从这些数字看,似乎佛教的寺庙占绝对优势。但实际上,汕头存在着大量的未登记的佛寺道观,特别是大量的民间信仰的小庙小寺、祠堂,以及对自然的崇拜,如大榕树上挂上红布条等等这类崇拜。这些全都未统计进去。如果把这些都统计进去,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场所无疑将占绝大多数。

二、当今汕头民间宗教和基督教的特点

(一)、潮汕多数人对宗教都怀有一种虔诚之心,宗教信仰或宗教观念较之全国多数地区要强。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以宗教观念作为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标准的话,笔者认为在汕头大概难以找到真正什么都不信的无神论者,包括广大的党员干部在内,人们不信洋教,便信土教,即便声称什么都不信者,至少一年中特定节日中也要去拜拜祖宗或“老爷”。杨庆堃所说的中国宗教的“弥撒性”特征在汕头十分突出。按杨庆堃的说法,中国宗教除了制度性宗教外,还有一大批属于弥撒性或分散性宗教,其“教义、仪式与组织都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混而为一,并不像制度化宗教一样是有其完全独立的宗教组织与教义、仪式”,而是“表现在‘普化宗教’的形态,例如祖宗崇拜、神明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占卜风水、符号法术等”〔1〕方面。

笔者了解到每年冬至这天,汕头地区不管什么单位,包括政府部门所属的单位上班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回家拜“老爷”去了。那些少数上班者也都在头天已拜过“老爷”了。汕头大学的司机陈师傅对笔者说,他母亲每逢初一、十五便会做各种米粿去不同的小庙供奉不同的神灵,这些神灵连他都说不清叫什么。他还说,村里像他母亲这样的妇女还很多。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北方地区是极少见到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汕头地区人们特有的虔诚之心。

按宗教局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汕头共有 528 万人口,各宗教信仰说是有 10 万多,实际上根本不止。佛教居士有 2 万,信众可能有 20 万。民间信仰在潮汕地区十分浓厚,汕头信众至少 30 万,估计汕头民间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等加起来信众至少有 80 万。〔2〕实际上就对祖宗的“拜拜”而言,除了基督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是全民行为。这点南方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北方信徒远比南方要少。对祖先的崇拜,其它地区也远不如潮汕地区那么普遍。这表明汕头人对宗教态度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要虔诚得多。

在调研中有好几位访谈对象都对笔者提到潮汕人较之其他地区的人要虔诚,例如基督教两会会长詹海烈牧师就说到这点。他是从江西来此的,深感潮汕人比江西人要虔诚。天主教黄炳章主教也谈到这点,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这与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有关。他说:“潮汕人不管信什么教,都很虔诚。宗教情怀重是因为海洋文化之故,有台风海浪,出门都要求神保佑平安,与中原地区不同。”〔3〕

当地民众对宗教的虔诚心也同样体现在潮汕基督徒身上。他们的信仰也较虔诚,数代信主的基督徒家庭在汕头不少见,也就是说,不少基督徒是因为家庭传承来的,这种情况在汕头地区要比北方地区多得多。这次调研笔者看到汕头农村教会中的信徒大体都是老信徒家庭的子女组成,不少村子基督徒人口增长随着该地人口自然增长而增长,也就是随着基督徒家庭人口的自然繁衍而增长。这

〔1〕 陈进国 CHEN Jinguo:“宗教与自治:中国民间信仰的视角 Zongjiao yu zizhi:Zhongguo minjian xinyang de shijiao”[Religion and Self Administration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s],《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Zongjiao yu fazh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Religion and Legal Administration](June1—2,2008),pp. 159.

〔2〕 2013 年 1 月 4 日对孙建宏 SUN Jianhong 副局长的访谈,参加者段琦 DUAN Qi、韦红 WEI Hong.

〔3〕 2013 年 1 月 9 日上午,对黄炳章主教 Bishop HUANG Bingzhang 的访谈,参加者段琦 DUAN Qi、韦红 WEI Hong、李凌瀚 LI Linghan.

种情况在盐灶、古溪、鮀铺等地都属这类状况。一些信徒家庭信仰基督教已长达数代之久。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汕头市区的教堂。老信徒家庭的子女一般都仍保持着信仰,如曾以诺家族、黄志仁主席家族都是几代老信徒家族。非常有趣的是这些老信徒家族的子女有不少都选择在教会工作,这种现象比我在北方调研的地区要突出。现以汕头地区的牧师和长老来源与河南南阳地区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汕头市区牧师共 19 人,其中只有 2 位是属第一代信徒,也就是说,是从非信徒家庭转而信基督的,其余全部都是老信徒家庭出身。这点与河南南阳有相当大的差别。河南南阳一共只有 6 位牧师,这 6 位中只有 2 位是传统的老信徒家出身,其余四位都属于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基督徒。南阳共有 60 位长老,来自老信徒家庭的只有不到十位。从比较中可以看出汕头信徒对基督教的虔诚之心,老信徒家庭的子女通常都能很好地继承其父辈的信仰。

(二)、潮汕宗教与华侨关系都十分密切。潮汕人的乡土观念很强,即使他们在海外居住多年,一旦家乡有需要,他们都会慷慨解囊。据佛协秘书长林俊聪讲,潮汕佛寺中有 50% 以上都是海外的潮汕华侨资助修建的。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很多民间宗教的寺庙及祠堂的修建也都得到海外华侨的资助,例如和平的报德堂与泰国华侨有着极其密切关系,该堂修复时有不少泰国华侨捐助。鮀东庄氏祠堂重修时也有部分资金来自海外。不过,随着汕头经济的发展,百姓都富起来了,不少寺庙和堂点的修建主要都是靠本地信徒捐助了,如古溪真君庙捐款者都是当地的村民。

与华侨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庙堂修建时得到他们的资助,还体现在某些宗教重要的节日或庆典时,不少海外华人信徒会回来参加活动。如鮀东庄氏祠堂崇德堂 2010 年举行落成典礼时海外许多庄氏族人都返村参加,热闹非凡。

汕头基督教会与海外和港台联系也十分密切。汕头市和鮀铺几处新建的教堂,如喜乐堂、蓬州堂、溪东堂等都得到美籍潮汕华侨李贤先生的资助。我们调研时,村里的基督教都说,他们有许多亲戚在海外,一旦教会需要资金,例如建堂等,他们都能得到移民海外的基督徒的资助。每当教会盛大庆典时,海外基督徒也会回来参加,例如盐灶,在庆祝教堂成立 150 周年和 160 周年的会上,都有海外华人基督徒参加,他们中不少是早年在盐灶信教后,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去海外深造留居那里。像溪东堂创建者肖秋盘先生的共有十三个子女,现在绝大部分生活在海外。盐灶最早将传教士请回来的林旗先生的后代绝大部分不是在海外,就是在港台。这些人都保持着与本村基督徒的联系。

(三)潮汕地区的宗教历史悠久,这不仅体现在民间宗教上,也体现在基督教传入较之内地其它地区要早。汕头民间宗教信仰历史悠久,许多小庙小寺所供奉的神有许多是历史名人转化而来,例如盐灶的泰平庙供奉的是郑和。古溪村供奉的吴真君是宋代的名医,该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神三山国王传说起于隋朝,存心善堂供奉的大峰祖师也是宋代人,妈祖信仰等都很有历史。这些信仰是民间自发的,当地人信奉他们至少都有数百年的历史。

潮汕地区的基督教虽然没有民间信仰历史悠久,但较之内地,传入时间是比较早的。广东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开放较早的地区,广州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前是唯一与海外通商的口岸,也是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最早在华落脚之处。潮汕地区地处广东省,也是洋教较早传入的地区,天主教早在 1650 年就由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传入澄海盐灶,只是后来又中断,1767 年之前又有传教士到澄海传教。在潮汕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是由巴色会德国传教士黎力基于 1849 年传入盐灶的。^[4] 它传入时间远比河南等中原地区要早几十年。历史上当地人对洋教的排斥程度也是很激烈的,这点我们可以从胡卫清

[4] 据胡卫清 HU Weiqing 研究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前传教士郭士立 GUO Shili (又称郭实猎 GUO Shilie) 曾于 1831 年 7 月和 1832 年 3 月先后两次在南澳作过短暂停留,并向在潮汕以外地区的潮州人传过教(见胡卫清 HU Weiqing:《苦难与信仰》Kunan yu xinyang [Sufferings and Faith],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June 2013, pp. 28-29). 不过作为正式在潮汕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第一人还是当属黎力基 LI Liji.

等人的文章中看到。^[5]但潮汕人一旦信奉了基督教,便有一种百折不回的气概,坚定地保持这种信仰,甚至因此而遭受家族的迫害也在所不惜。这正是潮汕人虔诚性的一种表现。

潮汕地区一些村落基督教传入都相当早,而且有不少并不是靠传教士,而是村里有人在汕头市内与洋人接触后,接受了基督教,然后将其带到村里的,像笔者这次拜访的鮀铺堂和溪东堂均属此类。鮀铺堂最早是由当今该堂的负责人林英红的先祖于1878年建立的,其先祖最早是在汕头外马路当搬运工,当他与几位结拜弟兄接受了基督教后返回村里时把基督教带了回来,并建了村里最早的教堂。溪东村的教堂建于1901年,是由本村的大地主肖秋盘与传教士合办福音医院时接受基督教,并将基督教传回村子。还有些村子,如盐灶,传教士黎力基早在1849年将基督教传入盐灶,但他不久因受逼迫而离开,信徒也就星散了。其中一位信徒林绩顺(又名林旗)仍坚持信仰,他于1861年去汕头将英国长老会的宾为邻牧师请来盐灶,恢复了盐灶教会,此后信徒日增。至1881年盐灶第一座教堂在中社落成。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由中国信徒自己将基督教引进本村的情况在汕头并不少见,但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则就比较少见。

潮汕基督教历史悠久,造成这里的老信徒家庭比全国很多地区要多,很多家庭信基督教已长达长达六、七代人了,这在全国很多地区也是不多见的。

(四)两种宗教的信徒之间宽容精神较其它地区要强。

笔者曾去过很多地区作调研,通常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宽容心会较大,而基督教对别的宗教就不宽容。特别是一些法师会告诉笔者,基督教信徒把他们视为魔鬼,不卖给他们东西的经历。但这种情况在汕头却很少见到。汕头基督教对其它宗教一般都较为温和。

在汕头调研中,我们常听说潮汕的民间宗教信仰者常常会对基督徒说:“你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大”,有些巫婆神汉如驱鬼不成,还会主动规劝自己的信徒去找基督教的牧师,认为牧师的驱鬼能力超过自己,因为基督教的神大。这反映了民间信仰者对基督教是非常宽容的。

汕头基督教对民间宗教较之有些地区宽容得多。

笔者问了几个村的信徒与民间信仰的邻居关系如何,他们都说“很好”。蓬洲堂的负责人肖楚吟说:“我们蓬洲村共有一万多人,现在有一百多户,约四五百人信主。村里那些不信主的原来都看不上我们,认为我们不要父母了。我们认为孝顺不在死后,而应该是在他们生前。现在村里不少青年人都认为基督教很好,不用拜老爷,他们一年中要拜很多次。我们庆祝圣诞节时,礼拜堂里来很多非信徒,我们每人都发礼物,不信主的孩子们都来。”^[6]溪东堂的信徒也说:村中非信徒与信徒之间关系相处融洽,互相尊重,有些拜老爷的也认同基督教,认为信主也很好,但仍不敢放弃拜老爷,因为怕祖宗不保佑。^[7]

最有意思的是汕头农村基督徒比较肯定入乡随俗的做法,譬如对信徒的女儿嫁给非信徒家如何办的问题,鮀铺堂的赖弟兄对笔者说,“那就随夫家信了”,也就是说如果夫家是信民间信仰的,其女儿也就改信民间信仰了。他也说到如果不这样的话,会造成家庭矛盾。看来汕头农村基督徒还相当有包容心。事实上有学者对盐灶进行调研时,也发现信徒对民间习俗有很大的包容心,例如春节全村举行的拖菩萨活动他们也会去看,原给民间宗教的神供奉的米粿,他们也作为习俗接受,信徒也会去做米粿,只是不用于祭拜了。有些信徒甚至还吃别人拜过神的米粿。^[8]笔者在盐灶参观民间信仰的庙

[5] 参见胡卫清 HU Weiqing、姚倩璞 YAO Qianpu:“圣俗之间:近代潮汕地区的基督徒与教会, Shengsu zhijian: Jindai chaoshan diqu de jidutu yu jiaohui” [Between Sanctity and Secularity: The Christians and Church in pre-Modern Chaozhou-Shantou Region],《韩山师范学院学报》*Hansh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Hanshan Teachers College], Vol. 4, December 2001.

[6] 2012年12月28日,访谈蓬洲堂 Pengzhou COngregation 肖楚吟 XIAO Qinyin 记录。

[7] 2012年12月28日,访谈溪东堂 Xidong Cogregation 记录。

[8] 林春雨 LIN Chunyu:“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 Jidujiao bentuhua ji fangshi——Yi Shantou Yanzhaoxiang wei ge'an” [The Process and Mame of Christian Indigenization: Taking Yanzhao Region of Shantou as a case],《汕头大学学报》*Shanto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3.

时,当地基督徒也陪我们进庙里去看,这在笔者调研的其它地区时是很少见到的现象,通常基督徒都不肯进寺庙。这些都表明在对待其它宗教的问题上,汕头地区的基督徒,特别是农村基督徒要比其他地区的信徒更具有包容性。正因如此,汕头基督徒与民间宗教信徒之间关系比较融洽。

汕头基督徒与其它宗教信徒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这可能与汕头基督教历史悠久,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经过长期磨合之后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也可能与汕头是沿海城市,海外关系比较多,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的关系。

三、汕头地区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发展的不同之点

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就其信仰内容和形式各别,这些不同之点适用于全国乃至全世界,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这里所指的不同之点是汕头地区特有的。

(一) 基督教崇拜的上帝是惟一的,具有普世性。与此相反汕头民间宗教崇拜的对象是多元的,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基督教崇奉惟一的真神上帝,这点也体现在汕头基督教信徒的信仰上。他们对其它神都持排斥态度。盐灶一位基督徒陪我进了当地泰平庙,看到供奉的郑和像,第一句话就是,这人是太监。清明节当地的基督徒也会去扫墓,但最多是在死者坟前放束花,决不会拜祭或点香烧纸等行为。

汕头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则与之相反,由于拜祭的神很多,所以一年中要供奉很多次,有些每个月都至少两次,每次供奉都要做米粿。调研中有基督徒对我们说,有些民间信仰者也很羡慕基督徒,说基督教真好,省很多事,不用像他们那样忙着做各种米粿去供奉。尽管如此,民间信仰者改信基督教的还是很少,因为怕改信后得不到祖宗和其它神灵的保佑。

潮汕地区的神仙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当地的地方保护神是三山国王,祖庙就在揭西河婆镇,已有 1400 多年历史。“据不完全统计,粤东地区各地已知的三山国王庙超过 200 座。其中,揭阳 60 座,汕头 65 座,潮州 25 座,梅州 45 座,汕尾 19 座。”^[9]该神后传入台湾和东南亚一带。

这个地区另一位极具特色的神是大峰祖师。他是宋代的一位高僧,名叫宋大峰。当他云游到平时见到当地发生瘟疫,大批人死亡,他立即从事清洁水源,采药救治病人的工作。最令和平人怀念的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和平建造了一座桥梁。此后人们尊他为神,并以他救助人的精神开设了“善堂”,帮助普通穷困百姓。这位神是潮汕地区特有的。如今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地区的善堂多达 300 多处。

潮汕人民对历史上为该地区做好事的官员也都封为神,进行祭拜。例如盐灶一座供奉妈祖的庙中同时供奉了两位清代官员。当时朝廷实施海禁,令沿海百姓后撤 30 里,经这两位官员王来仁和周有德先后的努力,朝廷终于撤销了这一旨令,为当地人保住了自己的土地,于是地方百姓把他们尊为神供奉。同样樟林街上有座火神庙,旁边供奉了一位清代官员杨天德。因为当时樟林这条街经常发生火灾,经他设法,减少了火灾,人民纪念他,也把他尊为神。这些神都是潮汕地区独有的。

由于潮汕很多人都是从闽南移民而来,所以闽南所信奉的神也带到了这里,如妈祖信仰,吴真君(宋代的名医)也都带入这里。

民间宗教对神的崇拜有时不像基督教那样把它们视为至高的,对神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随意性。这次调研中,了解到盐灶还有一个抢神的习俗。据说是这种风俗源起于历史上有一村民因拜神不灵,于是他就折磨神像,鞭挞神象,然后将它埋在海边,结果他出洋竟发了大财回来,由此让人认为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待神,才能时来运转,于是这里就形成这种抢神风俗。抢神是在春节正月初三游神活动

[9] 见《三山国王》Sanshan guowang [Three Mountains King], http://baike.baidu.com/view/920230.htm#4_2. Downloaded April 13, 2014.

时进行。头天村里要把神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否则第二天抢时就坏了。抢神那天樟林各处都会选些壮小伙们过来抢,互相你争我夺,偶尔也会打架,但不能用棍棒武器,最多只能用香去戳对方。打得不可开交时,灵媒会出现,冲过去,把神抢回来。一般抢神过程不到一小时,严格限止在一段路程内进行,只要过了这路段就不能再抢了。这天村里会很热闹,村民们都会去看。也就是说,村民都不认为这是一种亵神行为。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对神的态度有时比较随便。

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神享有绝对的权威,上帝在信徒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无法设想把耶稣像抬出来进行这样的抢夺活动,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基督徒肯定会认为这是“敌基督”的亵神行为,信徒决不能接受,也许双方形成宗教战争也未可知。这正是基督徒的上帝观与民间信仰者不同之故。

总之,该地民间宗教所信奉的神都是能保佑当地百姓平安健康的神。他们没有普世性,完全是本土的,与当地人民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更贴近百姓的生活。百姓对它们不满时可以对它发泄。基督徒信奉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信徒只能顺服他。

(二) 汕头民间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和神职人员的产生方式不同。

汕头的民间宗教各自为政,有些组织性很强,有些则很松散。松散的民间宗教平时寺庙中都无人看管,信徒自己到那里烧香礼拜和供奉行了。全村只在某些特定节日有些活动。发起者是村中有头脸的人物。组织性强的一些民间宗教则有一个固定的理事会,由理事长及理事们组成。笔者见到的组织性强的有汕头市的存心善堂、古溪的真君庙、和平的报德堂、樟林的天后宫等,平时庙里都有人值班。理事会经常开会商量有关事拟。

较之民间宗教,汕头的基督教组织性非常强。汕头的家庭教会总体人数不多,主要是三自系统的教会。两会系统的教会组织体系也不一样,市内与郊区实行的是两套管理模式。市区内的九个堂统一由两会管理,牧师在九个堂中每五年轮换一次。每星期讲道统一由两会派单。牧师的工资也由两会统一发放,每个堂的奉献也都要交到两会,颇有点中央集权的味道。而市区以外的教堂,两会管理相对薄弱。各乡村教会自行由堂管会管理,可以自己聘请传道先生讲道,传道先生不参加堂管会管理,只负责讲道。聘请不起传道先生的郊区教会,两会每五个星期会有三次派人去讲道,其余两次则由本村教会负责。汕头的家庭教会组织性也极强,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

基督教与民间宗教的领袖人物和神职人员的产生也完全不同。笔者了解到,汕头有组织的民间宗教领袖主要都是由企业家和一些离退休干部组成,他们不拿工资,凭热心做事。一些祠堂则由族中老人们经管。这些人对民间宗教的了解主要是自学成才,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例如古溪真君庙,据该庙的理事长讲,他们理事会成员都是由乩童扶乩选定的。他本人是个企业家,日常的管理工作完全尽义务,而且还带头捐款修庙。存心善堂的蔡会长本人原是企业家,现在因搞善堂工作实在忙不过来,便把企业完全交给家人在打理,自己一心扑在善堂的事工上。该善堂的秘书长是位原交通局局长,退休后全身心地扑在善堂工作上。汶川地震时,他亲自压车在第一时间将救济物资送抵现场。这些人为善堂工作不仅都分文不取,而且还把自己的钱财也尽量投入进去。至于乩童的产生,都是由扶乩决定。古溪真君庙老乩童去世后若干年全村没有乩童,突然有一天,一位村里的寡妇找到村里负责人,声称其17岁的儿子被真君老爷选为乩童了,于是村里人便让他手放油锅、脚踩尖刀进行测试,结果毫发无损,由此证明此人的确是真君老爷选中的乩童。此后村里人凡有事都会找他测算,以避害趋利。存心善堂的四位乩童据说也是由大峰祖师选定的(通过扶乩扶出的乩文),颇有神秘色彩。

较之民间宗教,基督教两会领袖和神职人员的产生要理性得多。两会的主席和会长由教会与宗教局共同协商产生。通常会长必须是牧师,而主席则可以由平信徒担任。今天汕头两会的主席就是位平信徒,而会长是位牧师。两会下属的各堂会在汕头市内是牧师负责制,即各教堂负责人都是牧师。但郊区和农村教会的负责人则是由平信徒选举产生的堂管会来管理。传道只负责讲道,而不

参加管理。

汕头教会非常注重牧师和传教人的培养。目前汕头地区的基督教两会的牧师、长老和传道人员共计达 80 人,其中牧师就有 30 人,而且这些牧师中有好几位都毕业于金陵神学院,有些还拿到了新加坡神学硕士学位,这在全国可以说都是名列前茅的。一些乡村教会的传教人也至少是广东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他们都受过较好的神学教育。这点是民间宗教教职人员无法相比的。

汕头基督教会神职人员和传道人的良好教育,使整个教会保持较为纯正基督教信仰,异端邪教在该地区势力很小。

(三)日常的慈善工作,汕头民间宗教比基督教做得出色,特别是“善堂”所做的慈善事业更是堪称模范。

汕头地区的“善堂”是把慈善事业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民间宗教,这种组织形式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笔者第一次来汕头就见到其他城市中没有见到的现象:市区内有提供免费茶水、免费午餐和免费医药的场所——存心善堂。当笔者对该善堂进行调研之后,不禁对他们自创建以来为汕头人民所做的善事大为钦佩。存心善堂自 1899 年创办以来到解放初,为汕头地区做了大量的善事,包括救灾、放赈、救火、收尸、办孤儿院、办医院,办学校书院、办难民营等等。善堂的蔡会长告诉笔者,存心善堂从开创起至 1949 年埋葬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首就达一百多万具,仅 1943 年一年收尸就达 2—3 万具。但这个善堂在解放后却被作为封建买办财产被迫关闭了。直到 2003 年才得以恢复,如今善堂办了智障儿童学校、残疾人工厂,专收孤寡老人的养老院等,还为穷人提供免费医药、午餐和米面油等物。如今他们还打算办临终关怀医院和残疾人庇护医院,收治精神病患者。整个慈善工作的运作都有条不紊,经济来源也有保障。该善堂的蔡会长对笔者说:“我们的收入有几个来源,一是有一座陵园,一年可收入几百万;二是我们实行会员制,每人每月交十元,共有四万会员,每年就有五百万收入,这就保证了善堂的运作。”^[10] 陵园里搞法会,有收入,可支持一批人的生活 and 做善事;残疾人工厂制作陵园用品,收入可以养活残疾的工人。

在这里工作人员,除了教智障儿童的十多个老师有工资外,其余的人都是义工,包括所有理事会成员均分文不取。蔡会长原经营企业,现在企业交由家人经营,他本人则全身心地投入善堂工作,非但分文不取,还经常给善堂捐钱捐物。理事会成员整年辛苦,没有一天休息。蔡会长坦言:“我们理事会的人 365 天,没有一天休息的,因为孤儿、穷人、老人每天都要吃饭。我们不仅要物质上给予他们资助,还要精神上给他们温暖,给他们帮助,听他们倾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会走极端。”这种献身精神在今天社会中不多见。

笔者从善堂中看到了汕头的宗教如何将慈善事业与儒释道三者结合的。存心善堂因其祖师是大峰和尚,在善堂中既有佛堂也有祖师堂(供奉大峰祖师),而在他们办公室里挂的是“礼义廉耻”这类儒家的训导,存心善堂“一年有 100 多万物资,2000 多万善款”的捐助,这正是慈善事业与儒、释、民间宗教三者的绝妙结合。我们还去了和平的报德堂,也属存心善堂这类的,同样是把慈善事业与佛教和民间宗教结合起来,堂内供奉观音和大峰祖师,每年该堂给贫困的村民提供米面油等十多万物资,“这些钱都是由村民捐来,他们有些办工厂,有些在村里或外地打工挣来的钱。”^[11] 此外汕头的延寿善堂,它供奉的是玄武上帝,是将慈善事业与道教结合,每年捐助穷人几千包米面等物。由于汕头在解放初对与道教有关的一批民间宗教作为反动会道门遭受打击,使道教一蹶不振,因此与道教结合

[10] 2013 年 1 月 5 日下午,访谈存心善堂 Cunxin Congregation 蔡木通 CAI Mutong 会长和陈郴 CHEN Chen 秘书长,参加者段琦 DUAN Qi、韦红 WEI Hong、陈晨 CEN Chen.

[11] 2013 年 1 月 3 日下午,由韦红 WEI Hong、陈景熙 CHEN Jingxi、陈晨 CHEN Chen 和笔者 DUAN Qi 四人访谈和平报德堂 Heping Baode Congregation 记录.

的善堂数量很少。但不管怎样,汕头的善堂把慈善事业与各类土教结合得如此密切的这种现象在国内其它地方是难以见到的。

由于汕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2003年这些善堂又以慈善机构的名义登记在民政部之下,所以这些年来,汕头民间宗教的慈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反观基督教,解放前在汕头也开办了医院、学校等,但解放后这些机构都收归国有,因此教会此后就没有这类实体性的慈善机构了。直到近年来,汕头市基督教两会才开办了一个养老院,收留了一些老人。另外在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信徒们也都踊跃捐款,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工作远比不上善堂所做的工作。

(四) 汕头民间宗教信仰者远远超过基督徒。基督教发展缓慢。

汕头民间信仰之兴盛是笔者在其它地区从未见到过的,其信仰人数远超过基督教,特别是在汕头农村更是如此,许多说不出名称的众多小庙小寺香火都很兴旺。我们在调研古溪、樟林、盐灶、鮀铺、鮀东、南澳等地时也看到了这些情况:鮀东几乎是走几步就有一所小庙小寺,究竟有多少个,我也没有数清楚,至少几十个,还有不少被视为有灵的老树,都被系上了红布条。鮀铺教堂旁边就有几个小庙和几棵被系上红布带的树。盐灶每家门上都贴上代表各自信仰标记的图案或对联,整个村除了一个基督教堂和新老两个天主教堂和几个佛寺外,有几十个小庙小寺遍布各处。樟林的街上就有几处民间宗教的场所,还有一座较大的妈祖宗庙。南澳的天后宫和佛寺很多是在2000年之后新建的,都显得金壁辉煌。古溪因基督教和天主教力量相对较强,整个村的小庙小寺较之其它地区看似少一些,但民间宗教组织能力非常强。我们2013年1月1日在当地见到民间宗教真君古庙戏台前组织了一批青少年学生在为第二天灵显寺开光加紧排练,有打鼓的、弹琴的、吹笛的等等。事后我们与该庙理事们沟通,得知该庙管理者都是本村的企业家,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都非常强。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难以见到。

此外,笔者在汕头的农村见到许多祠堂,仅在鮀东村一地,就有不下五六个,其中一个庄姓祠堂规模大而且修得非常漂亮,里面供奉着很多祖宗牌位,据管理祠堂的老人们说,他们每年全宗族在祠堂内共同祭拜几次,外地的甚至海外的庄姓子孙每年二月初七都会回来扫墓。看来祠堂在维系宗族的团结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是北方农村难以见到的现象。

在这种民间宗教兴盛的地区,基督教难以发展。笔者曾在汕头大学的课堂上问学生,有谁去过教堂?近五十位学生中只有1人举手。当我问,有谁家没有拜过“老爷”?竟无一人举手。可见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在汕头之兴盛了,而这批大学生对基督教知识的贫乏也令我吃惊。与此同时,在鮀东村庄氏祠堂及和平的报德堂中,当笔者问起他们村是否有基督徒时,他们都说没有,又说好像最近从饶平嫁过来一个妇女,娘家是基督徒。按这里不成文规定,信仰随夫家的原则,极个别嫁过的基督徒不久也会转而成为民间信仰者了。

与许多其它地区不同,汕头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很缓慢,按人口比例来看,改革开放至今,不仅没有超过解放前的比例数,甚至还有减少的趋势。

汕头市区的基督徒在解放前夕信徒有4290人,当时汕头市区总人口是30.31万,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1.4%;1957年市区信徒人数是4369人,而市区总人口是44.90万,信徒下降至只占总人口的0.9%。改革开放后信徒人数有所增加,1987年市区信徒约一万,当年市区总人口是78.67万,基督徒上升至占总人口1.3%不到,但仍没有达到解放前夕的比例。2012年汕头市区信徒是二万人,而中心市区总人口则发展约为180万,由此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1.1%。当然这里的信徒人数并没有包括家庭教会在内,因此并不准确。不过汕头家庭教会人数不多,远比参加三自的少得多,因此两者相加也决不会超过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蓝皮书中所公布的全国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

8% 的这个比例。

我们从汕头基督教两会新会友登记表上,也可以反映出这一情况。例如:

1981 年共受洗者 672 人,其中男 193 人,女 480 人

1998 年受洗者 622 人,其中男 256 人,女 366 人

2002 年受洗者 677 人,其中男 246 人,女 431 人

2012 年受洗者 585 人,其中男 262 人,女 323 人

从上述人数看,从 1981 年到 2012 年大体上每年新受洗的人数基本固定在 600 多,近年来甚至还减少了。这些人数的增长与汕头人口的增加无法相比。而且受洗者中有很多又流向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汕头经济不太好,不少人去了其他城市,因此汕头各堂的信徒不但没有增加,反倒有减少的趋势。

造成这些不同点的原因有两个宗教本身的差异,也有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因不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故此文不作分析了。

总之,通过对汕头宗教格局的调研,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之间因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会有许多相同之点。但由于宗教不同,在一些根本的信仰、组织形式、慈善工作、发展状况也有很多的不同。宗教不怕多元,主要是宗教间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彼此和平共处,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English Titl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Folk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Light of a Survey Shantou the Beginning of 2013

DUAN Qi, Female, born in 1944 in Shanghai,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of CASS. Main works are as follows: *Struggling Process—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merican Evolution Theory of Religions—American Religion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Western Society and Church*, *The Choices of Vatican in the Disordered World 1922—1945*, *Study of Christianity* (main author), *The Treasure of Biblical Knowledge*, and tens of academic articles. Address: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uomen nei Street No. 5, 100732, Beijing, China. Email: duanqi1944@163.com.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2013, I a survey the religi Shantou city, from which I acquired a basic knowledge about folk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 study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religions,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ir influence the society of Chaoshan and inhabita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religions, and a contrast betwee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tinction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object of and forms of faith,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strongly by local culture; believers are very pious; they are quite inclusive of other religions; and th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in Chaoshan area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Key terms: Shantou; Religious Structure; Folk Religions; Christianity